

梁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五

袁昂

子君正

袁昂字千里陳郡陽夏人祖詢宋征虜將軍吳郡太守父顗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泰始初舉兵奉尋陽王子勛事敗誅死昂時年五歲乳媪攜抱匿於廬山會赦得出猶徙晉安至元徽中聽還時年十五初顗敗傳首京師藏於武庫至是始還之昂號慟嘔血絕而復蘇從兄彖嘗撫視抑譬昂更制服廬于墓次後與彖同見從叔司徒粲粲謂彖曰其幼孤而能至此故知名器自有所在齊初起家冠軍安成王行參軍遷征虜主簿太子舍人王儉鎮軍府功曹史儉時爲京尹經於後堂獨引見昂指北堂謂昂曰卿必居此累遷秘書丞黃門侍郎昂本名千里齊永明中武帝謂之曰昂昂千

里之駒在卿有之今改卿名爲昂卽千里爲字出爲安南鄱陽王
長史尋陽公相還爲太孫中庶子衛軍武陵王長史丁內憂哀毀
過禮服未除而從兄彖卒昂幼孤爲彖所養乃制朞服人有怪而
問之者昂致書以喻之曰竊聞禮由恩斷服以情申故小功他邦
加制一等同爨有總明之典籍孤子夙以不天幼傾乾蔭資敬未
奉過庭莫承藐藐冲人未達朱紫從兄提養訓教示以義方每假
其談價虛其聲譽得及人次實亦有由兼開拓房宇處以華曠同
財共有恣其取足爾來三十餘年憐愛之至無異於己姊妹孤姪
成就一時篤念之深在終彌固此恩此愛畢壤不追旣情若同生
而服爲諸從言心卽事實未忍安昔馬棱與弟毅同居毅亾棱爲
心服三年由也之不除喪亦緣情而致制雖識不及古誠懷感慕
當願千秋之後從服朞齊不圖門衰禍集一旦草土殘息復罹今

酷尋惟慟絕彌劇彌深今以餘喘欲遂素志庶寄其罔慕之痛少
申無已之情雖禮無明據乃事有先例率迷而至必欲行之君問
禮所歸謹以諮白臨紙號哽言不識次服闋除右軍邵陵王長史
俄遷御史中丞時尙書令王晏弟詡爲廣州多納賕貨昂依事劾
奏不憚權豪當時號爲正直出爲豫章內史丁所生母憂去職以
喪還江路風浪暴駭昂乃縛衣著柩誓同沈溺及風止餘船皆沒
唯昂所乘船獲全咸謂精誠所致葬訖起爲建武將軍吳興太守
永元末義師至京師州牧郡守皆望風降款昂獨拒境不受命高
祖手書喻曰夫禍福無門興亡有數天之所棄人孰能匡機來不
再圖之宜早頃藉聽道路承欲狼顧一隅旣未悉雅懷聊申往意
獨夫狂悖振古未聞窮凶極虐歲月滋甚天未絕齊聖明啟運兆
民有賴百姓來蘇吾荷任前驅掃除京邑方撥亂反正伐罪弔民

至止以來前無橫陣今皇威四臨長圍已合遐邇畢集人神同奮
銳卒萬計鐵馬千羣以此攻戰何往不克況建業孤城人懷離阻
面縛軍門日夕相繼屠潰之期勢不云遠兼熒惑出端門大白入
氏室天文表於上人事符於下不謀同契寔在茲辰且范岫申胄
久薦誠款各率所由仍爲犄角沈法瑀孫盼朱端已先肅清吳會
而足下欲以區區之郡禦堂堂之師根本旣傾枝葉安附童兒牧
豎咸謂其非求之明鑒實所未達今竭力昏主未足爲忠家門屠
滅非所謂孝忠孝俱盡將欲何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進則
遠害全身退則長守祿位去就之宜幸加詳擇若執迷遂往同惡
不悛大軍一臨誅及三族雖貽後悔寧復云補欲布所懷故致今
白昂荅曰都史至辱誨承藉以衆論謂僕有勤王之舉兼蒙誚責
獨無送款循復嚴旨若臨萬仞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

一郡何能爲役近奉敕以此境多虞見使安慰自承麾旆屈止莫
不膝袒軍門惟僕一人敢後至者政以內揆庸素文武無施直是
陳國賤男子耳雖欲獻心不增大師之勇置其愚默竄沮衆軍之
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殮微施尙復投殞
況倉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
躇未遑薦璧遂以輕微爰降重命震灼于心忘其所厝誠推理鑒
猶懼威臨建康城平昂束身詣闕高祖宥之不問也天監二年以
爲後軍臨川王參軍事昂奉啟謝曰恩降絕望之辰慶集寒心之
日燄灰非喻萑枯未擬摳衣聚足顛隕不勝臣遍歷三墳備詳六
典巡校賞罰之科調檢生死之律莫不嚴五辟於明君之朝峻三
章於聖人之世是以塗山始會致防風之誅酆邑方構有崇侯之
伐未有緩憲於斲戮之人賒刑於耐罪之族出萬死入一生如臣

者也推恩及罪在臣實大披心瀝血敢乞言之臣東國賤人學行
何取旣殊鳴雁直木故無結綬彈冠徒藉羽儀易農就仕往年濫
職守秩東隅仰屬龔行風驅電掩當其時也負鼎圖者日至執玉
帛者相望獨在愚臣頓昏大義徇鴻毛之輕忘同德之重但三吳
險薄五湖交通屢起田儋之變每懼殷通之禍空慕君魚保境遂
失師涓抱器後至者斬臣甘斯戮明刑徇衆誰曰不然幸約法之
弘承解網之宥猶當降等薪榮遂乃頓釋鉗赭歛骨吹魂還編黔
庶濯疵蕩穢入楚遊陳天波旣洗雲油遽沐古人有言非死之難
處死之難臣之所荷曠古不書臣之死所未知何地高祖荅曰朕
遺射鉤卿無自外俄除給事黃門侍郎其年遷侍中明年出爲尋
陽太守行江州事六年徵爲吏部尙書累表陳讓徙爲左民尙書
兼右僕射七年除國子祭酒兼僕射如故領豫州大中正八年出

爲仁威將軍吳郡太守十一年入爲五兵尙書復兼右僕射未拜
有詔卽眞封尋以本官領起部尙書加侍中十四年馬仙琕破魏
軍於朐山詔權假昂節往勞軍十五年遷右僕射尋爲尙書令宣
惠將軍普通三年爲中書監丹陽尹其年進號中衛將軍復爲尙
書令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未拜又領國子祭酒大通元
年加中書監給親信三十人尋表解祭酒進號中撫軍大將軍遷
司空侍中尙書令親信鼓吹竝如故五年加特進左光祿大夫增
親信爲八十人大同六年薨時年八十詔曰侍中特進左光祿大
夫司空昂奄至薨逝惻怛于懷公器寓疑素志誠貞方端朝燮理
嘉猷載緝追榮表德寔惟令典可贈本官鼓吹一部給東園祕器
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絹布一百匹蠟二百斤卽日舉哀初
昂臨終遺疏不受贈諡敕諸子不得言上行狀及立誌銘凡有所

須悉皆停省復曰吾釋褐從仕不期富貴但官序不失等倫衣食粗知榮辱以此闔棺無慙鄉里往忝吳興屬在昏明之際旣闇於前覺無識於聖朝不知天命甘貽顯戮幸遇殊恩遂得全門戶自念罪私門階榮望絕保存性命以爲幸甚不謂叨竊寵靈一至於此常欲竭誠酬報申吾乃心所以朝廷每興師北伐吾輒啟求行誓之丹款實非矯言旣庸懦無施皆不蒙許雖欲罄命其議莫從今日瞑目畢恨泉壤若魂而有知方期結草聖朝遵古知吾名品或有追遠之恩雖是經國恆典在吾無應致此脫有贈官慎勿祇奉諸子累表陳奏詔不許冊諡曰穆正公

子君正美風儀善自居處以貴公子得當世名譽頃之兼吏部郎以母憂去職服闋爲邵陵王友北中郎長史東陽太守尋徵還都郡民徵士徐天祐等三百人詣闕乞畱一年詔不許仍除豫章內

史尋轉吳興太守侯景亂率數百人隨邵陵王赴援及京城陷還郡君正當官莅事有名稱而蓄聚財產服翫靡麗賊遣于子悅攻之新成戍主戴僧易勸令拒守吳陸映公等懼賊脫勝略其資產乃曰賊軍甚銳其鋒不可當今若拒之恐民心不從也君正性怯懦乃送米及牛酒郊迎子悅子悅旣至掠奪其財物子女因是感疾卒

史臣曰夫天尊地卑以定君臣之位松筠等質無革歲寒之心袁千里命屬崩離身逢戾季雖獨夫喪德臣志不移及抗疏高祖無虧忠節斯亦存夷叔之風矣終爲梁室台鼎何其美焉

梁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五

終

金錢齋局所
汲古閣本

梁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六

陳慶之

蘭欽

陳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也幼而隨從高祖高祖性好碁每從夜達旦不輟等輩皆倦寐惟慶之不寢聞呼卽至甚見親賞從高祖東下平建業稍爲主書散財聚士常思效用除奉朝請普通中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於彭城求入內附以慶之爲武威將軍與胡龍牙成景儻率諸軍應接還除宣猛將軍文德主帥仍率軍二千送豫章王綜入鎮徐州魏遣安豐王元延明臨淮王元彧率衆二萬來拒屯據陟關延明先遣其別將巨大千築壘潯梁觀兵近境慶之進薄其壘一鼓便潰後豫章王棄軍奔魏衆皆潰散諸將莫

能制止慶之乃斬關夜遑軍士得全普通七年安西將軍元樹出征壽春除慶之假節總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遣其子長鈞別築兩城相拒慶之攻之憲力屈遂降慶之入據其城轉東宮直閤賜爵關中侯大通元年隸領軍曹仲宗伐渦陽魏遣征南將軍常山王元昭等率馬步十五萬來援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慶之欲逆戰韋放以賊之前鋒必是輕銳與戰若捷不足爲功如其不利沮我軍勢兵法所謂以逸待勞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已疲倦去我旣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其氣出其不意必無不敗之理且聞虜所據地林木甚盛必不夜出諸君若疑惑慶之請獨取之於是與麾下二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慶之乃還與諸將連營而進據渦陽城與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

欲還師慶之杖節軍門曰其來至此涉歷一歲糜費糧仗其數極多諸軍竝無鬪心皆謀還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爲抄暴耳吾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審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敕今日犯者便依明詔仲宗壯其計乃從之魏人犄角作十三城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壘渦陽城主王緯乞降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噪而攻之遂大奔潰斬獲略盡渦水咽流降城中男女三萬餘口詔以渦陽之地置西徐州衆軍乘勝前頓城父高祖嘉勇賜慶之手詔曰本非將種又非豪家觖望風雲以至於此可深思奇略善克令終開朱門而待賓揚聲名於竹帛豈非大丈夫哉大通初魏北海王元顥以本朝大亂自拔來降求立爲魏王高祖納之以慶之爲假節颺勇將軍送元顥還北顥於渙水卽魏帝號授慶之使持節鎮北將軍護軍前軍大都督發自鉅縣進

拔滎城遂至睢陽魏將巨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城以相拒慶之
攻之自旦至申陷其三壘大千乃降時魏征東將軍濟陰王元徽
業率羽林庶子二萬人來救梁宋進屯考城城四面縈水守備嚴
固慶之命浮水築壘攻陷其城生擒徽業獲租車七千八百兩仍
趣大梁望旗歸款顥進慶之衛將軍徐州刺史武都公仍率衆而
西魏左僕射楊昱西阿王元慶撫軍將軍元顯恭率御仗羽林宗
子庶子衆凡七萬據滎陽拒顥兵旣精強城又險固慶之攻未能
拔魏將元天穆大軍復將至先遣其驃騎將軍尒朱吐沒兒領胡
騎五千騎將魯安領夏州步騎九千援楊昱又遣右僕射尒朱隆
西荊州刺史王羆騎一萬據武牢天穆沒兒前後繼至旗鼓相望
時滎陽未拔士衆皆恐慶之乃解鞍秣馬宣喻衆曰吾至此以來
屠城略地實爲不少君等殺人父兄略人子女又爲無算天穆之

衆竝是仇讐我等纔有七千虜衆三十餘萬今日之事義不圖存
吾以虜騎不可爭力平原及未盡至前須平其城壘諸君無假狐
疑自貽屠膾一鼓悉使登城壯士東陽宋景休義興魚天愍踰堞
而入遂克之俄而魏陣外合慶之率騎三千背城逆戰大破之魯
安於陣乞降元天穆尒朱吐沒兒單騎獲免收滎陽儲實牛馬穀
帛不可勝計進赴武牢尒朱隆棄城走魏主元子攸懼奔并州其
臨淮王元彧安豐王元延明率百僚封府庫備法駕奉迎顥入洛
陽宮御前殿改元大赦顥以慶之爲侍中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
夫增邑萬戶魏大將軍上黨王元天穆王老生李叔仁又率衆四
萬攻陷大梁分遣老生費穆兵二萬據武牢刀宣刀雙入梁宋慶
之隨方掩襲竝皆降款天穆與十餘騎北渡河高祖復賜手詔稱
美焉慶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陽童謠曰名師大將

莫自牢千兵萬馬避白袍自發鉅縣至于洛陽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無前初元子攸止單騎奔走宮衛嬪侍無改於常顥既得志荒於酒色乃日夜宴樂不復視事與安豐臨淮共立姦計將背朝恩絕賓貢之禮直以時事未安且資慶之之力用外同內異言多忌刻慶之心知之亦密爲其計乃說顥曰今遠來至此未伏尙多若人知虛實方更連兵而安不忘危須預爲其策宜啟天子更請精兵并勒諸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元延明說顥曰陳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增其衆寧肯復爲用乎權柄一去動轉聽人魏之宗社於斯而滅顥由是致疑稍成疎貳慮慶之密啟乃表高祖曰河北河南一時已定唯尔朱榮尙敢跋扈臣與慶之自能擒討今州郡新服正須綏撫不宜更復加兵搖動百姓高祖遂詔衆軍皆停界首洛下南人不一萬羗